



# 木鱼馄饨

林清玄

冬季里有一天，天空中飘落着无力的小雨，我正读着一册印刷极为精美的金刚经，读到最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段，木鱼声恰好从远处的巷口传来，格外使人觉得无天无极，我披衣坐起，撑着一把伞，决心去找木鱼声音的来处。

那木鱼敲得十分沉重着力，从满天的雨丝里飞扬开来，它敲敲停停，忽远忽近，完全不像是寺庙里读经时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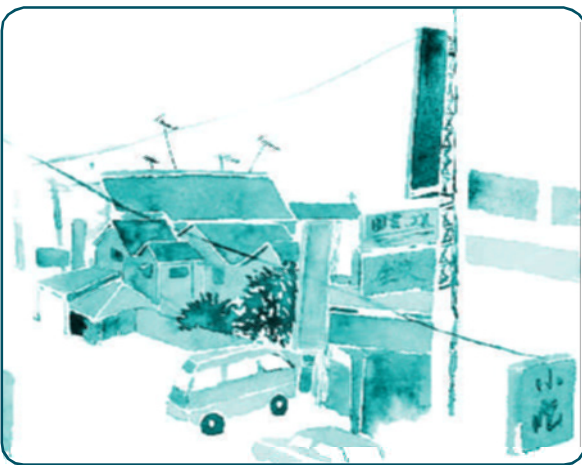
落的木鱼。我追踪着声音的轨迹，匆匆地穿过巷子，远远的，看到一个披着宽大布衣，戴着毡帽的小老头子，他推着一辆老旧的摊车，正摇摇摆摆地从巷子那一头走来。摊车上挂着一盏四十烛光的灯泡，随着道路的颠簸，在微雨的暗道里飘摇。一直迷惑我的木鱼声，就是那位老头所敲出来的。

一走近，才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卖馄饨的摊子，我问老人为什么选择了敲奏木鱼，他的回答竟是十分简单，他说：“喜欢吃我的馄饨的老顾客，一听到我的木鱼声，他们就会跑出来买馄饨了。”我不禁哑然，原来木鱼在他，就像乡下卖豆花的人摇动的铃铛，或者是卖冰水的小贩手中吸引小孩的喇叭，只是一种再也简单不过的信号。

是我自己把木鱼联想得太远了，其实它有时候仅仅是一种劳苦生活的工具。

老人也看出了我的失望，他说：“先生，你吃一碗我的馄饨吧，完全是用精肉做成的，不加一点葱菜，连大饭店的厨师都爱吃我的馄饨呢。”我于是丢弃了自己对木鱼的魔障，撑着伞，站立在一座红门前，就着老人摊子上的小灯，吃了一碗馄饨。在风雨中，我品出了老人的馄饨，确是人间的美味，不亚于他手中敲的木鱼。

后来，我也慢慢成为老人忠实的顾客，每



天工作到凌晨的时候，远远听到他的木鱼，就在巷口里候他，吃完一碗馄饨，才开始继续我一天未完的工作。

和老人熟了以后，才知道他选择木鱼作为馄饨的讯号有他独特的匠心。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在深夜，实在想不出一一种既可以让远近都听闻而又不至于吵醒熟睡的人们的工具，而且深夜里像卖粽子的人大声叫嚷，他觉得有

失尊严，最后他选择了木鱼——既让清醒者可以听到他的叫卖，却又不至于中断了熟睡者的美梦。

木鱼总是木鱼，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它，它仍旧有它的可爱处，即使是用在一个馄饨摊子上。

我吃老人的馄饨吃了一年多，直到后来迁居，才失去联系，但每当在静夜里工作，我仍时常怀念着他和他的馄饨。

老人是我们社会角落里一个平凡的人，他在临沂街一带卖了三十年馄饨，已经成为那一带夜生活里尽人皆知的人物，他显然对自己亲手烹调后小心翼翼装在铁盒里的馄饨很有信心，他用木鱼声叫卖的馄饨也成为那一带的金字招牌。木鱼对他，对吃馄饨的人来说，都已成为生活里的一部分。

那一天遇到老人，他还是一袭布衣，还是敲着那个敲了三十年木鱼，可是老人已经完全忘记我了，我想，岁月在他只是云淡风轻的一串声音吧。我站在巷口，看他缓缓推走小小的摊车消失在巷子的转角，一直到很远了，我还可以听见木鱼声从黑夜的空中穿过，温暖着迟睡者的心灵。

木鱼充满了生活的美，我离开的时候这样想着，有时读不读经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有删节）

名篇品读：

这位卖馄饨的老人选择木鱼的理由让作者明白：“木鱼总是木鱼，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它，它仍旧有它的可爱处，即使是用在一个馄饨摊子上。”这木鱼馄饨让他明白，“读不读经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佛心原本是在我们心里的。作者就是通过对这些带着禅心的小人物的刻画，把智慧和宁静传达给读者的。

责任编辑 / 比 格